

金庸小说研究系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陈墨 / 著

# 金庸

## 小说之谜



01010422462M 郑州大学图书馆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陈墨 / 著

# 金庸小说

## 之谜



QAZB/07

**书 名:**金庸小说之谜

**作 者:**陈 墨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7 **字数:**37.8 万

**版 次:**199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数:**35001 - 37000  
2000 年 4 月第 5 次印刷

**定 价:**19.50 元 **ISBN7 - 80579 - 126 - 0/I·103**

---

**邮政编码:**330002      **电话:**0791 - 8503450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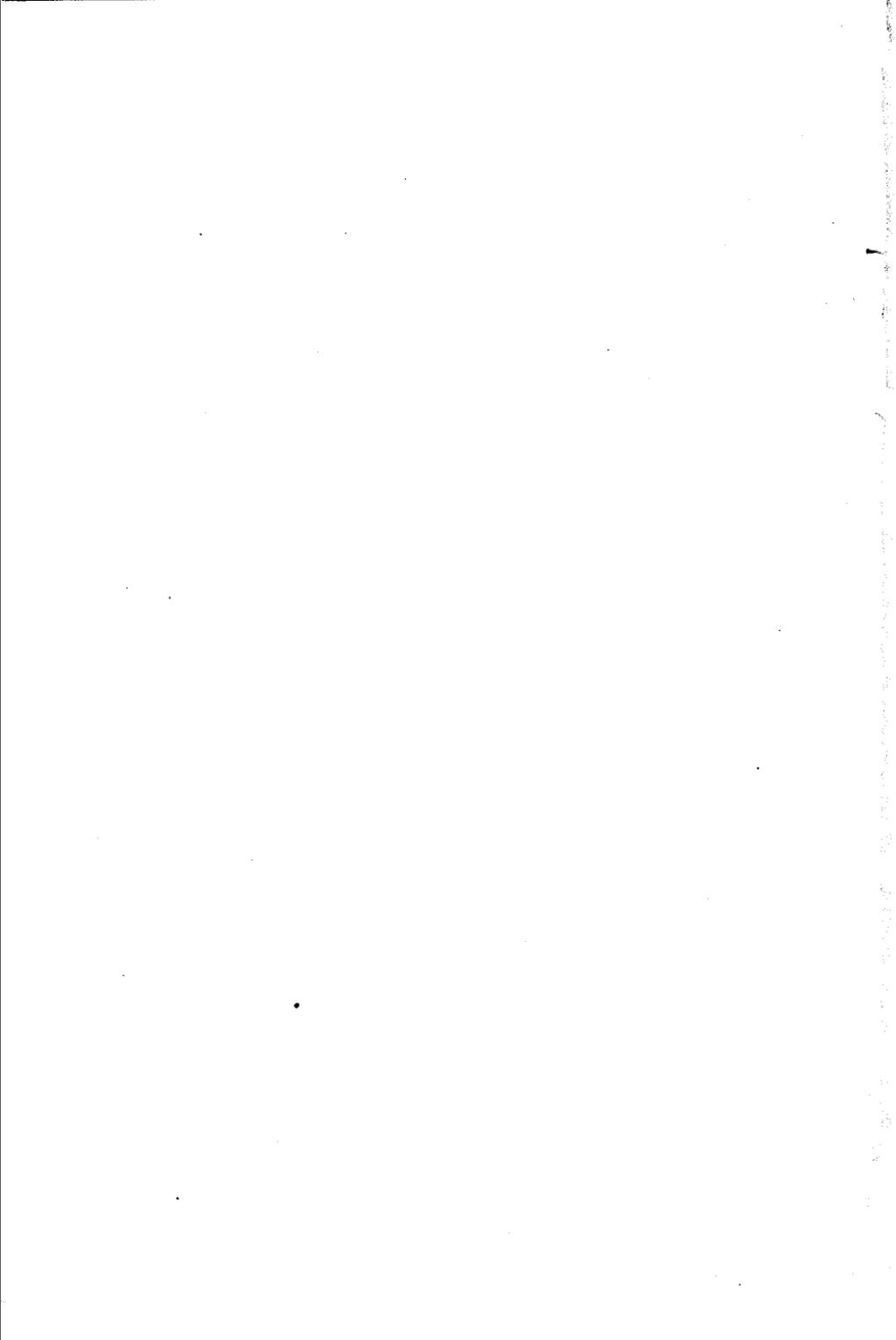
<b>卷一 绪论卷</b>	3
雅俗篇	6
武侠篇	21
一、武功的艺术化	23
二、武功的哲理化	29
三、武功的性格化	39
四、侠与非侠	44
五、金、梁、古笔下的“武”与“侠”比较	55
情孽篇	61
一、情海悲歌	64
二、仇怨与爱	68
三、所爱非人	71
四、爱的迷惘	75
五、爱之疑惑	78
六、爱与迷狂	81
七、爱与宿命	85
八、无爱无情	89
九、情是何物	97
史诗篇	101
一、总体设计：历史的传音	105
二、书剑江山悲气沉	113

三、危邦乱世悼英魂	119
四、英雄无奈“窝里斗”	125
五、谁是真正大英雄	128
六、笑傲江湖泪满襟	135
七、且看历史哈哈镜	141
<b>寓言篇</b>	<b>147</b>
一、奇而致真	151
二、字里行间	164
三、谜底深意	171
四、整体象征	175
五、破草化痴	181
六、文化警示	188
七、寓言世界	193
<b>卷二 人论卷</b>	<b>197</b>
<b>正邪篇</b>	<b>199</b>
一、正中有邪，邪中有正	201
二、正邪之间，大有文章	206
三、邪未必邪，正未必正	215
四、正气渐消，邪气渐涨	228
五、正邪之人，究竟如何	234
<b>性情篇</b>	<b>235</b>
一、类型化与个性化	237
二、“非理性”层次与世界	252
三、“神魔一体”与人性象征	265
四、小结	271

人生篇 .....	273
一、成长，成才，成功.....	274
二、儒之侠、道之侠、佛之侠.....	283
三、孤独之侠，失恋之侣，茫然人生.....	311
祸福篇 .....	327
一、祸福无常，人生百态.....	328
二、祸福相依，凶吉互转.....	333
三、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341
四、人生祸福，关乎世运.....	351
卷三 文论卷.....	365
神思篇 .....	367
一、虚实相生.....	368
二、神思妙悟.....	386
三、巧妙连环.....	401
言语篇 .....	414
一、古朴通俗.....	414
二、准确传神.....	424
三、生动优雅.....	438
四、诙谐幽默.....	446
境界篇 .....	461
一、广大境界.....	463
二、悲沉深邃.....	474
三、美妙意蕴.....	491

创新篇 .....	505
一、男女主人公比较.....	507
二、小说主题的变化.....	513
三、叙事规范（模式）的革新.....	521
后记.....	536

# 卷一 緒論卷



也许用不着多少年，人们就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新发现一位象《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发现一部象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伟大的巨著。——我说的是金庸及其武侠小说。

用不着多少年，人们就会在堂而皇之的一部《中国文学史》中，欣赏到这样的诗句：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

并且了解到，以上这两句诗中的14个字所代表的金庸的14部武侠小说，给中国文学史增添了何等灿烂的光辉。

这是一种奇迹。

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无论是在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或是在东亚、西欧、南洋、北美——都有人知道金庸这个名字，都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品在流传，都有无数的金庸迷。不仅仅是海外的读者，不仅仅是青少年，不仅仅是俗世中的男女，而且有中老年，有雅士，有高人，有教授、学者和政治家，有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学富五车的大方之家。——金庸小说的印数与发行量，金庸小说的读者人数及其层次构成，至

今都无法统计，也许永远也无法统计。

为此，人们就不会对诸如“金庸爱好者协会”、“金庸学术研究协会”以及金学研究及金学研究的丛刊、丛书……感到惊讶与陌生了吧。在中国大陆之外，有14所大学都开设了“金学研究”这一学科。所谓“金学”，就是“金庸之学”，研究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的学科、学术与学问。

这一切确实使人感到惊讶，使人感到费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简直象是一个谜。

### ——“金庸之谜”。

在此如此之多的武侠小说作家作品中间——仅在五六十年代的港台地区就有数百位武侠小说作家，其作品更是多如牛毛——唯独金庸能卓尔不群。这是为什么？

金庸，一位武侠小说作家，他的作品，不仅读者极众，且读者的层次也极高（或多）；他的作品的流行不仅引起热潮，而且能经久不衰；他的作品不仅极“好看”，而且还极“耐看”；……这是为什么？

读金庸的小说，大可以“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大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可以“公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又是为什么？

如此等等，如此等等。所有的这一切，构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学现象，或者扩而大之地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这一文学与文化现象不仅仅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象，而且是“泛中国”文学与文化现象。——这一特殊的现象，就是我们所谓的“金庸之谜”。——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这些便都是我们眼下所要做的。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作出回答。当然，首先必须是深入细致的研究。

根据研究与回答的需要，我们拟将本书分为三卷：绪论卷，人论卷，文论卷。

绪论卷为“基础研究”。它所要回答的是有关金庸之谜的最一般的与最本质的问题。

绪论卷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雅俗篇；二、武侠篇；三、情孽篇；四、史诗篇；五、寓言篇。

## 雅 俗 篇

如前所述，金庸的作品在中国大陆也同样风靡一时，而又经久不衰。只是，与之密切相关的“金学”在大陆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大陆的文学评论界与学术界对近十年来兴起的“金庸热”似乎兴趣不大。没有多少人对数以亿册计的金庸作品的流行及“金迷”们说些什么。“金庸之谜”所面对的是学术界与评论界的冷漠不屑以及“谨慎的沉默”。

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金庸是一位武侠小说作家，他的作品乃是“通俗文学”——亦即“不能登大雅之堂”。——似金庸小说这等有关江湖绿林间的打打斗斗、恩恩怨怨、情情爱爱、仇仇杀杀的虚构的娱乐性的故事，这些旨在吸引读者的“顽童心理”乃至“低级趣味”的通俗小说，如何能登大雅之堂？仿佛金庸的小说，既入了“通俗”之流，其“不严肃”或“不艺术”或“不纯”也就“可想而知”。仿佛“热闹”的地方必然没有多少“门道”或曰“思想与艺术”……。——理由多得很哩！如此等等。等等等等。

在我看来，这一切实在是出于一种傲慢与偏见。然而正因为偏见而又加上傲慢，就格外地谨慎而又冷漠。——说穿了，

之所以会如此，乃是因为有一种观念及心理上的障碍。这就是雅俗之分。君子雅而不俗，那么俗人与俗文也就休想踏入大雅之堂。如此，金庸及其小说在“庙堂”前的遭遇便不难理解。

其实，似金庸这样的遭遇，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实在是“古已有之”的。

想当年，曹雪芹困顿西山，苦著《红楼梦》，其“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除二三知己及少数“性情中人”，又有谁会将这部“大旨谈情”的“闲书”当成正儿八经的一回事儿？当时的官家史册中，当时的“文坛”与“诗坛”上何曾有他的一席之地？当年不治“经学”而转治“红学”的有识之士只不过是更多的雅人君子的笑谈对象而已。……谁会想到，《红楼梦》会一“变”而成为堂而皇之的“古典文学经典名著”？会“变”成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座伟大的丰碑？

也许，与金庸更相似的故事是宋代大词人柳永的故事。这位名噪一时的北宋词坛的泰山北斗，当年盛名遍及天下，以至于“凡有水井处即有人歌柳永词”，这本是一种极为光彩的事。但谁会想到，官家皇帝老儿只不过把他看成是“勾栏瓦舍”或“市井坊间”的一位小丑弄臣，一句“且去填词”的“圣旨”，并不是对这位伟大的文豪的由衷的赞叹与肯定，而是对他的命运的残酷的判决。柳永只有在民间。柳永的词只不过是“通俗小唱”罢了。……然而谁又会想到，这俗也会“变”成了雅，难怪柳永又叫柳三变。而今的学士文人要想拜读柳永的词，当然可以而且也只能在“艺术殿堂”或“经典名著”的丛林中找到。

金庸的遭遇，还能使我们想到关汉卿，想到王实甫、白朴、马致远……想到一大批不趋时尚而开拓新潮、不恭大雅而流连俗世的元曲大师们——当年的“下流艺人”，而今的艺术大

师。……

老子有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何等的智慧，何等的深刻！

既然“名可名，非常名”，那么，“俗”也可以变成雅、雅也可以变成俗。既然“道可道，非常道”，那么俗中可以有雅，雅中也可以有俗……大雅君子怎么就那样的墨守陈规、死板教条、偏见而又傲慢呢？

其实，一部中国文学史，雅俗共存，俗雅交织，又有谁能分得清、论得明所谓“雅俗分流”究竟“分”在了何处、而又如何“流”到了一起？

认真算起来，从《诗经》开始，就已经有了雅俗并存、雅俗共赏了。其中固然包含了那些“大雅”与“小雅”，包含了那王家之“颂”，同时不也包含了十五国之“风”吗！？“风”也者，“俗”之异名也。谁也不应该忽视，《诗经》的开篇便是一曲通俗的民间情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熟悉中国文学史的人们，都会知道这样一种现象，即如今我们相提并论的文学形式，诸如诗、词、曲、小说，其发展的源头，几乎尽在民间，其本来的面目与性质，都是“通俗”。只不过是逐渐流播、影响渐广，被文人雅士采纳，而后请上大雅之堂。

即以小说而言，小说这种东西，原本就是“君子不为”的东西，无非是一些“街谈巷语”，是一些“引车卖浆者之流”的“俗文学”。

有趣的是，象《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既是如今众所周知的经典，

杰作、“高峰”或“奇迹”，然而说到底它们又是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的几种模式或类型的代表作。即《红楼梦》是“言情小说”的代表作；《三国演义》是“演史小说”的代表作；《水浒传》是“侠义小说”的代表作；《西游记》是“神怪小说”的代表作。……我们难道会因为它们是言情小说、演史小说、侠义小说、神怪小说就对之“不屑一顾”么？我们难道会因为它们的出身“通俗”而对之有丝毫的不敬么？

最奇怪的是，我们能够对古典武侠小说如《水浒传》恭而敬之甚至顶礼膜拜，但对当代新派武侠小说却冷若冰霜甚至将它拒之于艺术殿堂之门外。

武侠小说在中国源远流长，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文学类型与样式。我们在这里就不用细说了。为什么我们对这样一种源远而流长的艺术品类或文学样式如此不公呢？武侠小说固然有大量的不值一谈的庸俗与低劣的作家作品，但也有象金庸这样的大家与巨著。我们可以承认《水浒传》，也可以承认西班牙人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就没有理由不承认金庸。当然，首先是要正视它、重视它而不是轻视与“斜视”。

写到这里，我要说我发现了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今天大陆的文坛上，对于“文艺为人民服务”以及“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等等口号，可以说是喊得震天价响，搞得路人皆知。但一到实践中，那种雅俗之念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心理就必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障碍。往往越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就越会受到冷落。这也就是说，理论与实际的不统一；观念与心理的不统一。同时，雅俗之分以及官民之分在当代的中国恐怕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大地减低了，消失了，而是大大地被加强了，变得更加固执、更加偏见且更加傲慢了。呜乎！也更

加愚蠢了！

不错，金庸的武侠小说正是一些“通俗”的“传奇”作品。这就是说，凡是一般的武侠小说及通俗文学作品所具备的一些基本特征金庸的小说中自也一样具备。

也许，正因为武侠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使得我们的文学评论界与学术界“不敢恭维”。这些特征是：它们的民族性、群众性、娱乐性、传奇性、类型性。

表面看来，对于武侠小说的民族性的特征及其群众性（大众化）的特征，不会有人说什么。但在内心深处，恐怕还有许多人会感到隐隐约约的不安甚至是堂而皇之的羞耻：只有中国人才爱看武侠小说。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的文学类型及其悠久的传说。武侠小说不能翻译，而且即便是翻译了也不会得到“洋爷”的欣赏，进而即使有少数洋人看看它们也决无可能将它们推荐给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于是，这种东西便有些“羞于见人”。说穿了，是羞于见洋人。这对于自鸦片战争之后普遍具有自卑情绪的中国人来说，未免是一件难过的心事。其次，对于武侠小说的大众化，对于凡是中国人多少都有些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好的武侠小说这件事，不少君子虽表面上不好说什么，但心里也是不舒服的。于是便另辟蹊径，说它是“宣扬暴力”，并将此当做了“民族文化素质低”的一种说辞的证明。这正是对洋爷世界的自卑，转而对芸芸众生的自傲。

武侠小说的娱乐性或消遣性本质，是使它遭到非议与蔑视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对当代中国大陆人尤其如此。中国人是勤劳的；这本是一种极其优秀的品质，但“勤劳”而排斥了“娱乐”与“消遣”，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化史的一种奇观，也是中国